文艺报

少数民族文艺专刊

2010年9月3日　第9期　（总第44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国内邮发代号：1-102

他们在自己的圣殿从未听过如此辉煌的颂歌

——访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

□本报记者　王　山

圣殿般的雪山/在可可西里的暮色上/燃烧着金色的火焰/我呼吸秋天无边的旷野/遥望星群以及天空的幻象/如何坠入黑暗的母腹……

——引自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圣殿般的雪山》

2010年8月16日，世界音乐史和中国文化历程的一个创举诞生了，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享有“万山之祖”和中华神话摇篮盛誉的昆仑山口玉珠峰下，于海拔4300米处举行了“圣殿般的雪山——献给东方最伟大的山脉·昆仑山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青海省旅游局、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格尔木市人民政府、青海电视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主办。这场由谭利华担任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的曲目分别是由作曲家郭文景为这场音乐会专门创作的交响合唱《圣殿般的雪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交响合唱《欢乐颂》，并有身穿五十六个民族服装的昆仑山合唱团伴唱。而这场因海拔最高而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音乐会的策划者、组织者、也是创作者之一的就是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海拔4300百米的昆仑山大西滩，记者采访了这位诗人部长。

文化的选择成就了人神共舞的绝唱，我们相信，自从昆仑诸神诞生以来，他们从未在自己的圣殿倾听过如此辉煌的颂歌

记者：没有人会认为，这个音乐会的目的和意义仅仅是创造了一个纪录，然后得到一个什么证书之类的东西，还是请您谈谈策划这场音乐会的初衷吧。

吉狄马加：整个世界从未像二十一世纪这样充满着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迷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文明古国还是现代发达国家，所有民族都在从文化的深层积淀中铸造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构建通向未来的话语体系。于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被重新挖掘，古埃及文明被重新解释，古印度文明被重新认识，延续至今的中国文明当然被推到了历史的前沿。而这个古老文明最甜美的果实之一，就是远古神话。

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中国远古神话是古代文明的土壤和源泉。在中国古代神话的大观园，昆仑山无可置疑地立于统领地位。昆仑神话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宏伟的一个体系，磅礴大气、雄浑诡奇的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象征，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曙光。昆仑神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极其深厚的影响力，代表着中国远古文化的最高峰。在面向未来、回望历史的文化观照中，昆仑神话就必然要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面对圣殿般的雪山，满怀对文明的敬仰，以重塑神话、领悟历史、展示文化为目的，策划并组织了这台献给东方最伟大山脉的交响音乐会。音乐会致力于一种文化的解构和阐释，通过传神的音乐语言，唤起文化根源的认同，探讨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赞颂中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摄影：余宁

记者：把这样一个主题的音乐会放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当中去实现，挑战的不仅是演奏者和倾听者的耐受力或生理极限，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譬如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对当今世界所应展现的姿态。

吉狄马加：青海是昆仑山的故乡，也是昆仑神话的重要成长和传播地。在这片上苍造化的高原上，在江河源头、昆仑山下，几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这里，昆仑神话不仅仅是一些传奇的故事，它还包含着历史的雄浑沧桑和人类的生活之美，包含着深切的人性关怀，更体现着敬重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这一文化的精神至今仍是高原人生存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讲述着先民们的故事，启示着现代生活的意义。所以，这个舞台是文化的选择，这个音乐会是人神共舞的绝唱。我们并不单纯是选择了一个舞台或者一种背景。在这个精神符号中，包含着浓厚的东方哲学思想和文化情结。

记者：我对您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的多重身份很感兴趣，您专门为这个音乐会创作的诗歌《圣殿般的雪山》，无疑是交响乐的原动力。青海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藏族作家班果告诉记者，他第一次阅读《圣殿般的雪山》是在半年前，他认为 这是一首闪耀着神性光辉的诗歌，无疑是昆仑山交响音乐会的点睛之作。郭文景说：“吉狄马加的诗很现代，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因此，我在创作时也有了很好的想象空间。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和以往不一样。我以前写东西还会想到个人的表达、个人的风格。这一次，我是超越了这个东西，我是满怀着敬畏的心情在谱写这个音乐，因为它是圣殿般的雪山，是文字本身的宗教情感和虔诚心情打动了我。”

吉狄马加：我写这首诗和策划这场音乐会，旨在传承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记忆，让我们得以实现一次历史时空穿越、一次中华文明的洗礼，唤起我们对自然、文明和生存的热爱。我相信，作为回报，所有创作者和倾听者，都必将获得我们生命中一次难忘的经历，这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圣洁、最光辉的时刻之一。

一种区域性的、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果想要保持它的生存和价值，仅仅依靠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探索一条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创意文化的成功之路

记者：近年来，青海搞了不少活动，比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水与生命音乐会、世界山地纪录片节、三江源国际摄影节、国际唐卡艺术与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还有就是这次的交响音乐会。做这些事情是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我也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青海还是经济上欠发达地区，玉树又刚刚受灾，对搞这些活动是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的。

吉狄马加：近几年青海做的一系列的旅游、文化、体育创意活动和我们总体的执政观念、执政方式有密切的联系。青海省提出的“生态立省”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很重要的执政理念，青海地处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生态地位非常重要，承担着很重要的环保任务。近几年的生态旅游其目的也是通过倡导低碳生活来发展高原特种旅游、生态的特殊旅游，也是一个大的执政理念下做的一些文化创意，包括重要的旅游、重要的生态经济发展、重要的文化事业发展。青海的文化创意和品牌打造就立足于这些自然和人文的特殊优势。当然，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经济的滞后，不完全等于文化、旅游和体育事业的落后，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又是文化、旅游等资源富集的地区，同时也孕育了丰厚的民族文化，而且越是交通不便、贫困的地区，越保存着古老丰富的原生态文化。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人们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没有把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作为优势矿产去挖掘、整合、开发。我们认为，如果以文化的视野、全局的眼光、开阔的思维去重新审视过去长期被我们忽视甚至忽略了的东西，如果把文化产业发展和脱贫致富连接起来，既能够传承文化，也可以使文化的传承得到回报，文化发展也会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创意空间。

记者：我注意到了在这场交响音乐会中包含着许多民族的元素，合唱团的成员有汉、藏、蒙、回等多个民族，身着五十六个民族的服装，藏族女歌手天籁般的嗓音等，这些民族的元素在交响音乐会这个大的框架下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彰显了昆仑山神性的魅力，将昆仑山作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文化象征，以此向世界介绍大美青海。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在音乐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兴奋地对记者表示，“看完这个音乐会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会说：一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而这其中的发动机就是创意，一个诗人的创意，也是一个宣传部长的创意。

吉狄马加：发展创意经济是一个世界性趋势。文化创意产业虽然要求高度发达的高新技术，但又不完全依赖高新技术，它强调的是以文化发展经济的理念，依靠的是文化资源优势，需要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实际上，越是落后地区越应该通过创意实现同发达地区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创意思维发展文化事业，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探索一条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创意文化的成功之路。在当今社会和当今世界，一种区域性的、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果想要保持它的生存和价值，仅仅依靠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在内部传承和提升，需要对外交流、吸纳和传播。青海并不因为地处高原而远离世界，相反，我们可以凭借位居地球之巅的优势而放眼世界，更加清晰地认识我们自身条件的优劣，从而有效地取长补短、扬长避短，走向世界。

主编第一视野

草原上的花儿

□叶　梅

我以前读娜仁琪琪格的诗时，联想比较多的是她的民族。这个来自东北的蒙古族女子，柔美且具有诗性，显然，她的祖先游走长歌的血脉在她的身体和诗行里淙淙流淌。

蒙古族作为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游牧民族，生活疆域辽阔，人文历史丰厚，其诗歌及民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英雄史诗《江格尔》为代表的民歌长调浩如烟海，形成了瑰丽雄阔的草原文化带。蒙古族诗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从谚语般简单的句式发展成为诗行齐整、韵律多变、表现力丰富的艺术，现当代以来，涌现出一批批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的优秀诗人。娜仁琪琪格自小受到多重文化的滋养，她满怀深情：“那蒙古人的长调/马头琴/一个蒙古人的好歌喉/腾格里/你给了我这些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个诗人的灵气与智性/我就是要以蒙古族人的血液/大汉文字来抒写来歌吟……”

她显然是一名具有民族气质的诗人，但她的视野却一路放眼而去，坚持着一种求索开放的姿态。多年前娜仁琪琪格来到北京，以文学为业，一边当着刊物编辑，为他人做嫁衣，一边写诗，曾参加诗刊社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民族文学》《十月》等刊物表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中国诗歌年选》《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等多种年选，曾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她在生活的风雨中跋涉，一路劳顿，诗歌是她贴身的家园，我几乎相信，是诗让她有力量前行，走过一程又一程。2010年，娜仁琪琪格的诗歌经过严格评选，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这是她多年执著的结果。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诗集，虽然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很久，也很远。早在三年前，《民族文学》就曾推荐她申报过这套丛书，那年参与的诗人实力都很强，众评委经过一番难以取舍的投票之后，娜仁琪琪格与其擦肩而过。但她仍以她的柔韧等待着，如同把一颗种子播种在土壤中，满怀期待地守望，惦记着它是否发芽，是否破出土壤。希望给她这么多年的写作一个交代。

这一次，花儿朝她开放了。有意思的是，在她这本诗集里，居然有那么多的花儿。写诗本来如赏花，猛然读到让人心动的诗，就如突然闪入眼里的花儿，亮眼得很。而娜仁的诗到处都是花儿：《一朵苦菜花正把生活歌唱》《梅花印上了她的肩头》《初冬的牵牛花》《先于某一年春天的泡桐花》《大地从此改名叫玉兰 》《桃花深处 蓄养着我的羊群》《秋阳下的木槿》……她笔下的花儿形态各异，有的娇美，有的朴拙，有的灿烂。她似乎是一个种花的女人，将花儿种入了她的诗行，如此喜爱用花的色彩和表情描述人生，传达她的思考。

于是，她的诗含着花儿一般的善意和爱。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无以言说，而她只是以一个女子的眼睛期待着明亮的飞翔，只想用她的声音说着花开。她用《我们说着花开》作为她的标题，说自然与人世的美，而不说花落，但看那红色的翅翼在绿草中闪动，一瓣又一瓣，诗人爱怜地拾起，又把它们还回草地，“它们在草地中闪着　洁静　喜悦　透彻/多像相爱的人/彼此发现又照亮”。她把诗歌的高贵牵引向对底层的关注，写京城的灰灰菜，与故乡一模一样的灰灰菜，像邻家姐妹，穿着朴素的衣裳；写都市里的向日葵，那些民工兄弟头上的橙色安全帽，就是盛开着的葵花，在她的眼里，带着足可驱散严寒和寂寥的温暖；写胡同口的修鞋妇人，“一双皲裂的手/把一只鞋粘好将鞋掌，钉正钉牢”，炎热的夏天过去了，收获的秋天也就快来了。她将诗歌与现实稠密地黏合在一起，让人领略到那些平常屑细的日常情景中的诗意，从而进一步体味到具有普世人文关怀的诗歌所能带来的平和与昂扬，如同洋洋洒洒的微风细雨，给人绵绵细致的滋润。

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里，面对似乎是一片乱纷纷闹哄哄的世象，诗人该说些什么呢？娜仁琪琪格用她的诗表示：“请原谅 我依然写诗/依然在这个尘世上忙碌与热爱/……就像春天的花朵 来自自然的风和雨/喜欢/这样的明媚与灿烂”（《我有我的九万里山河》）。她相信种下一首诗，就是种下了一种人生，就是种下了一种花。她希望因此找到一个能洗掉尘埃、洗掉痛的路口，经过那里，人们能到洞庭湖上去吹箫，引来凤凰，在烟波浩渺中歌舞。海子曾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打动了无数年轻的心，而娜仁琪琪格有着相似的渴望，要“找到武陵山/进入桃花源/挽起长发/做一个会播种/会插秧/会打腕/会用锄镰的人”。与其说她学了海子，还不如说她以自己的发现为海子作了证明。是啊，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看到墨西哥海湾被污染的图片之后，伤心地问，现在是夏天，灰鲸正在北极，可过了夏天它们就要回到墨西哥海湾繁衍后代，它们还回得了家吗？爱花儿的娜仁琪琪格发出的声音是：“把青山还给了青山/把绿草还给了绿草/把鸟鸣还给了鸟鸣/把风还给了风/把简单还给了简单”（《还给》）。诗人在亲昵现实的同时，超越现实并审视现实，维护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维护诗歌的尊严，表达诗歌的立场，给人们精神向往之高度。

娜仁琪琪格一直在寻找美，她从草原风物的一般描摹中走了出来，在大千世界里寻找诗意，语言素雅，情韵流动，顾盼之间均有美的发现，美的感染，即使有时是含着泪的，带着些忧郁和苦涩，就如她所描画的苦苦菜。但通读下去，会发现那便是一片草原，恰似她的诗名《花儿推着花儿开》，极尽缤纷绚丽之美，玉兰、樱花、紫叶李，转而切换成油菜花，软盈盈，亮闪闪，金色的灯盏连成片……让我们睁大双眼，看那草原满地的花儿。

评论面对面

以文学为名

——哈尼族作家存文学访谈

□甫跃辉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中，电影《碧洛雪山》荣获评委会最佳导演、最佳音乐、最佳新人等四项大奖，成为电影节上最大赢家之一。这部没有专业演员，拍摄自深山老林，只有一两句汉语的电影，改编自云南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同名小说。怀着对这部电影和电影背后的故事的好奇，笔者采访了存文学先生。

甫跃辉：首先要恭喜存老师，《碧洛雪山》在上海电影节上获得这么多大奖。您料想到这部电影会获得这么多奖吗？

存文学：在大奖揭晓之前，只有一种祈祷，一种祝愿，具体没有去想要得到什么大奖。国际电影节，获了这么多的奖项，我是没有料到的。得了大奖，首先得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荣华先生慧眼识珠，选中了这个题材，感谢年轻的导演刘杰先生、感谢为这部电影作出努力的所有朋友们。

甫跃辉：这是您第一次“触电”吗？感觉写小说和做电影剧本有什么区别？

存文学：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触电的感觉真好。其实电影和小说没有什么更大的区别，两者非常接近，就容量来说，一个电影剧本就像一部中篇小说，要说区别，写小说可以没有故事，但电影少不了，电影的细节和语言一定要极具个性色彩，对话力求经典，这和小说是一样的。

甫跃辉：《碧洛雪山》中有一个细节，村里的老族长时常数玉米粒，仿佛数着自己剩下的日子。我很喜欢这个细节，有一种隐微的光泽在里面。后来，听副导演小陶说这是您特意要求加进去的一个细节。我想，这就是您说的具有个性色彩的细节吧。现在很多作家在成名以后做电影或者电视剧，阿城、朱苏进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做了电影、电视剧之后，似乎很难再写出原先那样水平的作品了，甚至根本就不再写小说了。您觉得这是因为什么？您会走他们的路吗？

存文学：我觉得是这样的，作家进入电影电视剧的创作对影视作品的质量肯定是一种提高，一种加强；作家回过头来再写小说，应该更好才是，有的落下来，并不是一种必然。当然，从电影回到小说中间少不了一个转换过程。影视重在呈现，重在画面；小说重在隐藏，小说的思想容量比起电影肯定要宏大得多、深刻得多。我之所以做了电影剧本，主要是为了生计，小说稿费太低，只能糊口，不能养家。我做好了电影剧本，能够得到较好的报酬。要是自己能把小说改编为电影，又反过来为小说推波助澜，又何乐而不为呢？电影《碧洛雪山》就是这样的，电影得奖后，小说的读者也上来了。我肯定不会放弃小说，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片魅力无穷的大森林，对它的探究是一辈子的事情。

甫跃辉：身处云南这样僻远而独特的地方，就小说创作来说，有什么利和弊？

存文学：云南地处僻远，相对封闭，但这不是小说之弊，恰恰是小说发展之利，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作家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云南的经济发展比起内地来肯定落后得多，但在文化形态上就不能这样说了。云南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中国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的，这就为作家们创作小说提供了阔大的空间，云南的作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大显身手。

甫跃辉：可是，不得不说，云南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中的影响相对来说还不大。您觉得云南作家，尤其是您比较熟悉的小说作家，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存文学：云南作家在全国的地位一直不是很高，这个问题要从历史和文化背景上来思考。云南作家没有更多的话语权，话语权在中原一带。也就是说要找到一把尺子，文化其实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云南的文化状态非常复杂，有些东西是中原文化难以比肩的。作家不应该自以为站在某个高度，而小看了别的文化。当然，云南作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人没有抓住文学的本质，把民俗风情当做文学，在文学反映人生上有偏差，对当下人类生存背景观照不够，缺少悲悯和同情。

甫跃辉：能在《收获》《人民文学》这样的一流刊物发表小说的作家，在云南作家中是屈指可数的，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异于同行的特点或者追求？

存文学：我赞同威廉·福克纳的写作策略，一辈子就写“邮票大的地方”。我所写的那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文化信息。高山峡谷就像巨大的容器，聚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云南兰坪人说人死了，不说“死”了，说人“老”了，这就和很多中原地区的说法一样。云南的小说家写少数民族，往往朝风俗方向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生存和普遍的人性。我要求自己用心观察，用心发声，也用心写作，对每句话负责，通过写作能与读者产生共鸣。

甫跃辉：能否谈谈您对小说艺术的看法？

存文学：之前聊天时，我跟你说过我发现的“毛发理论”。我发现人体上长毛的地方都是最重要的，比如头、眼睛、腋窝、生殖器。这些重要的地方为什么长毛呢？就是为了要藏起来呀。自然的本性就是要把重要的东西藏起来。艺术之道也该如此，应该有所隐藏。写小说要“侧身进，宽身出”。入口很小，出口很大，得到一种比较大的、普遍性的东西。小说在艺术上是很讲究的，好的小说应该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是艺术品。中国的当代作品，很多是胆、色的较量，不是艺术的较量。关心生活的多，关心生存的少。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应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人的生存困境上。人是很柔软的，但现在的人却变得坚硬了，对神秘的东西失去了敬畏，对同类的怜悯也减弱了。

责任编辑：王山　曾祥书　电话/传真：10101653891 15
电子邮箱：ssmzwyzk@126.com